



在朝鲜以往的新年贺词里，经济政策并无太大新意。虽说经济问题很重要，但经济政策的变化是与所谓的“体制”问题挂钩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延续以往的方式或布局。即大多数时候，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细看其内容的话，却还是老一套，换汤不换药。

但这次，似乎有些不同。当然，也许是因为这次并非往常的新年贺词，而是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会议公报代替了新年贺词的缘故。再或者是因为，就像“前所未有的严酷挑战和困难”这一表述所体现的那样，朝鲜目前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虽然最大的原因来自把朝美对立的长期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朝制裁的长期化视为一个既定事实，但朝鲜对解决问题的方式所进行的真诚探索，也是金正恩时代与金正日时代不同的一个特征。

不管怎么说，朝鲜现在看来已经着手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重新规划。不，应该说是金正恩委员长向实务负责人们下达指示，命令他们制定出国家经济运行的全盘调整方案。实务负责人们在接到指示后，目前应该正在劳心劳力地准备相关方案。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暂时搁置或者放弃了过去不论是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是从最高领导人个人层面来说都十分重视的两个要点。

一个是“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2016-2020）”。它是金正恩委员长在朝鲜时隔36年后再次召开的劳动党代表大会上，作为正常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之象征而雄心勃勃地提出的。在此之后，推行这一战略便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任务。也因此，该战略在新年贺词以及其他诸多重要场合里屡被提及。朝鲜的官方媒体也持续地对这一战略的推行情况进行追踪报道。但是，这次的会议公报却对该战略只字未提。如果我们考虑到2020年是“五年战略”的最后一年的话，会议公报对该战略只字不提的这一做法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当然，未来朝鲜也有可能再次公开论及“五年战略”，并宣称“成功达成了目标”，但从实际上来看，“五年战略”目标的实现似乎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了。

另一个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口号。这是与“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这一形象直接相关的。金委员长在执政之后，不断地强调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在执政初期第100个太阳节（2012年4月15日）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讲时表示“让我们的人民群众不用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是能够尽情享受社会主义的荣华富贵，这是我们党的坚定决心”，引发世人关注。此后，只要有机会，金委员长就会强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这一提法在每年的新年贺词里也从未缺席。但是，这次全会的公报里却没有出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措辞，而是代之以“哪怕勒紧裤腰带，也要坚决实现自力富强、自力繁荣”这一提法。这等于是说，金委员长在执政八年后，收起了当初“要让人民群众无需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承诺，转而公开表示现在是需要人民作出牺牲的时候。

朝鲜连这些目标都要搁置起来，究竟是为了追求什么？从大的方面来看，自然是体制安全或国家生存。这一方面意味着“国防力量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经济领域的“勉强支撑”。但表面上国家还是需要有一个目标的。也许正因如此，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即经济领域的“十大前瞻目标”。金委员长表示，“为了稳定地、前瞻性地发展国家经济，要对十大前瞻目标的每一个目标的实施计划进行科学分析和安排”，“前瞻目标确定下来的话，要从国家层面上……对其进行占领”。

因此，所谓“十大前瞻目标”，看来只是最近才提出的一个新说法。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一要从设定目标开始的过程。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有关经济全局的“十大前瞻目标”，另一个是科学技术领域的“十大前瞻目标”。从国家生存发展的大局来说，当然前者更为重要。至于它是不是过去“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替代物，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它在未来的国家经济运行中究竟会占有多大的分量，也仍然是不确定的。这将取决于未来“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实施情况。

那么，朝鲜未来会如何行动呢？会首先从严明纪律做起吗？颇为引人瞩目的是，金委员长对经济工作人员使用了“惰性”“弊端”等词，对其予以强烈斥责。他指出，“我们虽然一直在提倡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克服过往的惰性”，国家的规划管理和经济发展“不足以引领和推动自力自强的伟大事业，未能进行大胆革新，处于停滞状态”。接着，他说，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尤其是“赖以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国家的执行力和管控力是很不足的”。金委员长重点批评了“作为经济工作‘司令部’的内阁未能尽职尽责这一严重事态”。

然后，金委员长指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方向。他指出，在经济领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经济工作体系和秩序进行合理整顿”，并补充说“没有必要延续和继承过去那种过渡性的、临时性的工作和管理方式”。同时，他强调“要对国家经济进行重新整顿，而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拿出强有力的措施，实现国家对经济建设事业的统一领导和战略管理”，并指出“要强化作为国家经济工作体系核心的内阁责任制、内阁中心制”。

如果只看这些内容的话，人们也许会觉得朝鲜此前一直强调的经济改革现在似乎有所后退。而就像当初制裁开始时就有人预测的那样，朝鲜的经济政策基调出现后退、转向保守是具有充分的可能性的。

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也有一些内容并非如此。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金委员长强调要继续推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仅仅一扫而过。“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是金正恩时代针对企业管理而推行的一项代表性的经济改革措施，2019年朝鲜通过宪法修正案时用它取代了从金日成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企业管理方式“大安工作体系”，当时曾引发世人的极大关注。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虽然革命思想和精神应该走在时代前面，但经济工作却需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并呼吁根据现实要求对经济计划进行改进，大幅提升人民群众对人民经济计划的信任和信心。此处引人注目的是“现实”和“计划”这两个用语。

另外，他还指示对经济领域的组织体系进行全盘调整，并“强力推进改善经济管理工作”。他要求恢复国家商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商业，简化不必要的程序和制度，消除降低工作效率的各种因素，强化专业建设力量和促进建设装备的现代化，实事求是地推进实施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等。在经济管理工作之外，他还提到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指出了农业和工业领域面临的一些问题，要求改进投资方式；而且还表示“科学是拉动经济发展的车头”，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值得关注的是，金委员长把“刻不容缓地恢复国家商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商业”视

为一个首先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而且，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他指出“要探讨研究相关的方法论，增进商业对社会的贡献，以在坚持社会主义商业原有形态的同时，保障国家利益和人民生活的便利”。在此，我们有必要记起前面提到的“根据现实要求对经济计划进行改进”和“提升人民群众对人民经济计划的信任和信心”这些表述。

这不禁让人们想起金正恩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改革措施——“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把市场纳入计划体系之内，从内容上来看是吸收了更多的市场经济因素，从形式上来看则让人感觉是强化了计划经济。

此外，在这次全盘调整中，最突出的政策基调就是自力更生。不过，自力更生不仅是从国家层面而言，各地区、各机关、各企业，甚至各个人的自力更生也是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地区、机关、企业、个人的自力更生，一般而言会产生促进分权化的力量。这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各自谋生。因此，它与金委员长在这次会议上强调的“强化国家作为经济规划和管理者的作用”是背道而驰的。

不仅如此，他强调要强化内阁责任制、内阁中心制，但同时又强调要强化军事力量、“强化革命的参谋部——劳动党”，这也是彼此矛盾的。

负责研究和规划工作的实务工作者们也许正头疼不已。他们需要在最高领导人下达的、涉及大方向和前提条件的、在不小的程度上又是彼此冲突的这许许多多指示之下，拿出相关的制度改进方案。而且，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带来期待的效果。我们很难预测未来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也因此更难不去关注朝鲜的一举一动。

[MORE ARTICLES](#)

- 本文内容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 IFES 官方意见。特此告知。

You can remove your email address from our mailing list by clicking link below

[\[No longer receive e-mail\]](#)



경남대학교 극동문제연구소  
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COPYRIGHT(C) 2010 IFES ALL RIGHTS RESERVED  
2(Samcheong-dong) Bukchon-ro 15-gil, Jongno-gu, Seoul 110-230,  
Republic of Korea  
TEL. +82-2-3700-0739 FAX. +82-2-3700-0707  
EMAIL. ifes@kyungnam.ac.kr